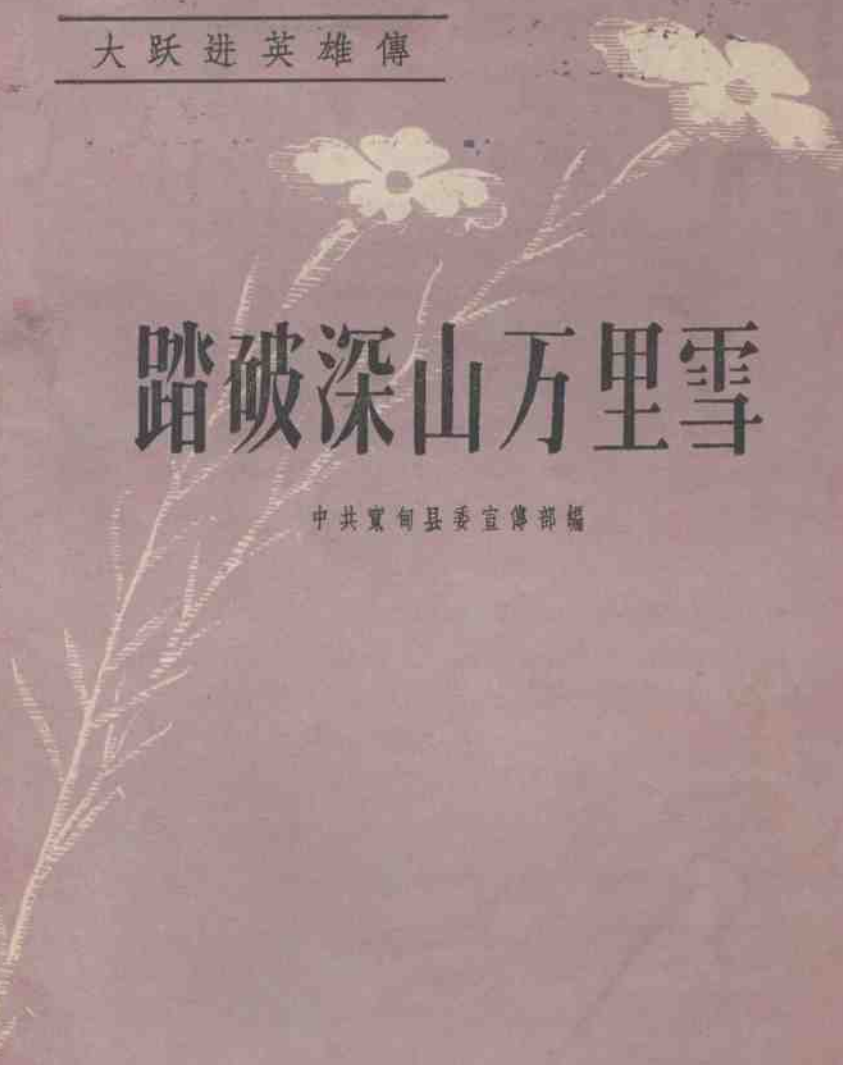


大跃进英雄傳



踏破深山万里雪

中共寬甸县委宣傳部編

辽宁人民出版社

踏破深山万里雪

中共寬甸县委宣传部編 王秋插图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賓館里乙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七〇一工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印張·20,000字·印數：1—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0·489 定價（5）0.09元

前 言

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人民群眾認清了大是大非，堅定了社會主義方向，提高了政治覺悟，掀起了生產高潮，又經過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樹立了敢想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寬甸縣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正沿着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乘勝前進。在苦戰一年，改變寬甸面貌的戰鬥口號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向大自然展開了閃電般的戰鬥，用勤勞的双手開山辟嶺，移山倒海……。

人民群眾在大躍進中，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偉大奇蹟，過去所不敢想象的事情，如今被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的人們做出來了，使農業生產萬馬奔騰、一日千里的飛躍向前，自然面貌和人們的思想面貌已大大的改觀。在大躍進中，涌現了無數驚天動地的英雄人物、模範事蹟。為了傳播先進思想，在人民群眾中掀起“學先進、比干劲、人人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潮，我們特編寫了這本書。

大躍進英雄傳中所描寫的英雄人物的事蹟是動人的。真正表現了在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共產主義高尚品質。我們相信，讀者會從中汲取精神力量，從而在黨的領導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中共寬甸縣委宣傳部

1958年8月

目 录

老高头.....	樊广胜(1)
天台山下养蜂人.....	抽 笔(12)
鍾老奶奶大跃进.....	梁 斌(19)
紅旗招展.....	李文忠 焦 平(25)

老 高 头

樊 广 胜

七月里的一天，我来到祖国边疆的宽甸县长甸河口农业社。

久久没有下乡，一下来什么事都感到很新鲜。虽然两腿跑的生疼，但是我仍然象正月十五观花灯那样，东头串到西头，这里跑到那里，这也瞅，那也看，看罢了滔滔滚滚的鸭绿江水，又看看肥胖茁壮的好庄田，一幅欣欣向荣的农村景象，着实惹人喜爱。

我走啊，走啊，走到一块苞米地边，一片又粗又壮的大苞米吸引了我。

这苞米长的非常高大，最矮的能有房檐高，杆儿足有胳膊粗，每棵都结着三、四个大苞米棒。进入里面，活象置身在遮天蔽日的密松林里。苞米根底下，是隔垄间种的土豆。一半刚掘出来还没来得及拉回去的金黄色大土豆，堆满了地垄沟，我随手拿起一个，沉甸甸的，看样子足有一斤半重。

是用什么方法把庄稼弄得这样好呢？我很想知道这个秘密。巧得很，正当这时，一帮掘土豆的社员打东边走了过来。技术推广站的老刘也在里面。我们见了面打了招呼以后，就一块掘起土豆来。

“老刘，这庄稼长的可真不错啊！有什么好经验，介绍介绍好吗？”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问题。

“这块地是根据山东經驗，研究創造的四作四收作物，在这一块一亩八分的土地上，种着苞米、土豆、芸豆、白菜。头些日子芸豆已全部收回来，共卖了一百多元錢。再住几天，把土豆起出去，就种上白菜。詳細情况你还是……”，他用手指了指前面低头掘土豆的老头，“你还是找他談談吧。”

我順着他的手势望去，一位个儿不高，須发皆白的老汉，出現在我的面前。他臉儿有些消瘦，但体格还算健康。从他那斑白的头发和滿臉的皺紋，一搭眼，就知是个飽經風霜、老誠厚道，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了。談話开始时，他有些发窘，耷拉着头，象有什么心事在勾引着他。問一句，說一句，总不那么自然。大概是我的采訪方法不对头了吧，于是我便从眼前这庄稼談起。他来劲了，什么，作物要分阴阳面啦，壟距怎样摆啦，糞肥怎样施啦……，說話中間，他怕我听不明白他說的意思，便不时地揮动着他那劳动了一輩子的冒突着筋絡的手，在地上比比划划。經過他自己的介紹和附近几个社員的补充，我才把他創造“四作四收”的过程，全部了解出来。

那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事。

一天晚上，黑夜降临了。一盞煤油灯下，挤滿了黑压压一屋人，这是生产队召开貫徹新技术會議。西北風紧一陣，慢一陣，不时地敲打着窗戶紙，会場象这天气一样，显得那么不平靜，高声的、低声的吵吵嚷嚷交織在一起。

“一地不打二粮，一年一植庄稼，这是咱們这儿亘古以来的老規矩。沒听說过还有什么‘三作三收’，如果那样能行的話，咱們早就掙个金山啦！”

“种庄稼可不能打哈哈，去年青年队那块‘三作三收’不就吃

了个大亏嗎？一亩地才打三百来斤粮食，这象話嗎？今年哪，我看趁早别扯那个了，还是来个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說一千道一万，种地还是按老干法稳当些。”

这是北牆角下几个农民的声音。

这几个人，平日不相信新技术，可是又找不出正当的反对理由。正巧，一九五六年春，青年队根据社主任从山东参观学来的“三作三收”經驗，試驗一块“三作三收”作物，因为蒔弄不好，結果減了产。他們就抓住这个事，作为反对新技术的主要話柄。

“不对！”坐在炕沿上的生产队长高景礼猛的站了起来，环視一下会場，瞅了瞅北牆角下那几个人，說：

“剛才那几个人发言我不同意，三作三收不增产不能怪这项技术不好，是因为我們管理方法不对头。我看啊，咱們倒應該好好找找教訓，看看以后怎么种合适。不能以为这回不成功了就再不敢干了。就比如說吃飯吧，飯热，烫了嘴，你能够以后再永远不吃飯了嗎？”很多人觉得老高头的話挺有道理，可是先头发言那几个人仍不服勁地說：

“找教訓嗎？那咱就找找看。第一，咱这里土質不如山东好，人家那儿土壮民肥，石头少，咱怎能和他們比呢？第二，山东的天气暖和，搞几植庄稼都可以，咱这北方天冷，只好一年种一植庄稼。現在請老高头談談他說能行的道理。”

說真格的，到底怎么能行，这道理老高头还沒来得及研究。不过他总觉得“三作三收”的經驗是一項成功經驗，應該很好推广。

會議又爭論了一陣，也沒弄出什么头緒来，不过，对應該很好总结、推广本地和外地經驗这一点，还是取得了統一認識。

三星偏西了，为了明天的生产，会也就結束了。

是因为燒火多了，也不知是咋的？屋里显得那样悶热。老高头躺在炕上，反来复去的睡不着覺。很多事涌現在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緒，越想越多。

“我們是农民，是种地的。按理說，打下的粮食不光要自己够吃，而且还應該供应城市需要。可是，我們这个社每年都要由外地供应四五十万斤粮食，这有多么不應該啊！”那么怎样能够多打粮食呢？老高头想啊，想啊，自然又想到耕作制度改革上。而每每想起了这个事，一些人的“左不行右不行”的景象又出現在他的面前。

“怎么办呢？这项技术推行不下去，粮食产量不会提高，今后推广其他技术就更困难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一定想办法为‘三作三收’爭口气。”

第二天，老高头起了个大早，他象采参寻宝那样，把全社所有的地都走遍了。哪块地是什么土質，适合种哪种庄稼，他都調查得清清楚楚。了解的结果，他認為这里的土質不一定比山东差，因为他原来是山东人，山东的土質情况他都了解。

一天，他正在地里观察土質，突然发现一墩墩“薺薺菜”，一看见它，使老高头又想起了一个重大問題。他記得，小时在山东住家，每年“九九”，都要用“薺薺菜”来包“出九”饺子，現在正是九九艳阳天的时候，薺薺菜就长这么大了，这証明这兒的地温并不比山东凉，另外他又从花开花落、脱棉衣的早晚来考察，說明这兒的气候也和山东差不了許多。

气候相当，土質合适，那么为什么青年队那块“三作三收”



沒增产呢？这一些接踵而来的难题，需要他一个个去鑽究、去解决。为了这事，他不止一次的去找技术推广站老刘在一起研究。从作物的习性研究到作物的成熟期，从土质研究到粪肥，从壟距研究到技术管理。研究的结果，认为三作三收减产的原因，一个是品种选择的不得当，青年队使用的是“大白头霜”苞米种，生长期长，一般需要一百五十多天才能成熟，因此，籽粒上不来。另一个原因，粪肥施的少，一般作物每亩都上五車多粪，而青年队那块試驗田才給三車次拉粪。其他象经营管理不当，蒔弄不及时，等等，也都是造成减产的原因。

研究到这儿，老高头的脸上增添了笑容。“对！节骨眼就在这里。”

几天来的苦心琢磨，老高头进一步証实了青年队那块三作

三收沒增產，不是這項經驗不好，而是因為管理不當的缺點。於是，在一次生產隊召開的社員會議上，當着大家的面，詳細介紹了自己研究這項經驗的經過，並向大家公布自己準備親自動手進行三作三收試驗的打算，希望能得到人們的支持，能得到大家討論後，批准給他一塊試驗地。當時不少人同意他搞，可是還有人提出反對。

“老高他大爷，我看这个悬事你还是别去做。头一件，年前几个小青年搞的那样，咱不是沒看見，你咋能吃过黃連不知苦呢？再者說，搞成啦沒啥說的，萬一不成，老親故鄰的，受埋怨有多麼不相當。……我也是一輩子莊稼人，干別個不行，種地啊，不是自己夸口，吃虧的時候不太多。”保守派代表“張二明公”象很關心老高頭似的提出了反駁。

“張二明公”的真名叫張樹生，“二明公”是人們送給他的外號。這個人誰要和他嘮起嗑來，你瞧吧，東拉西扯，南朝北國，真象那鴨綠江水似的，滔滔不絕，越講越多。象種地喜早不喜晚啦，過了芒種不可強種啦，處暑不露頭到秋喂老牛啦……。其實，這些種地的起碼知識，早被人們所掌握，可是他總不厭其煩的一遍又一遍的講給人家聽。

老高頭滿以為這一回，人們才能徹底信服這項新技術，並且也會同意他搞試驗，那曾想“張二明公”等人仍然反對。他想：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不开通，見不到事實，他就不能信服，我非做個樣兒看看不可。想到這，他堅定而又懇切地說：

“大伙看看，我少弄点地，哪怕是半亩也行，試驗成了更好，不成也損失不到哪里去。”

“不行，一亩也不行，你要知道这是集体的事业，万一失敗

了，这产量，这人工，这……，誰負責任呀。”張二明公帶有威脅地說。

“正因為是集體事業，是為了多打糧食，我才花費了這樣大的腦筋搞試驗。大家不要怕，失敗了，產量降低了，我家四口人緊緊褲腰帶給賠上，人工嗎？也好辦，浪費多少我負責。”

爭論了一大氣，也沒爭論出個結果來。因為老高頭是生產隊長，又不能硬行主張。他有些灰心，就在這時，他忽然想起：我是個共產黨員，遇到困難，為什麼不去找組織上幫助解決呢？於是他就找到了黨的總支委員、農業社主任蔡文斌。老蔡是位肯鑽研、傾聽群眾意見、支持技術革新的好幹部。他听完高景禮的匯報以後，就興奮地對他說：

“老高，你干吧。黨支持你，社管委會支持你，廣大群眾支持你，僅僅幾個少數人的反對，我們就能泄勁嗎！”

老蔡的短短幾句話，給高景禮帶來了勇氣。特別是當黨支部和社管委會把研究決定給他八分地做試驗的消息告訴他以後，他的勁頭更足了，他決心要搞出名堂來。

冰化雪消，大地一片泥濘，種地前，高景禮差不多每天都到試驗田里走一趟，觀察土質、研究株距。社主任老蔡也經常到這兒來，他一來，兩個人就蹲在地頭上比比划划，一研究就是大半天，甚至有時連飯都忘了吃。

大概是因為老高頭上地趟數太多了吧？在他每蓬上地去以前，老伴總要數落他幾句：

“老東西，管多會兒不著家，張口試驗田，閉口試驗田，是不是那塊試驗田把你魂拘去啦。”

老高头没理会这些，他觉得为了正事，犯不上和女人家吵嘴。所以每逢上地前，老伴问他上哪去？他就说去解手，其实一去老半天，长了老伴也就不信了。

尽管他对试验田这样关心，但事情好象故意和他作对。在各种小苗出土的时候，别的地土豆苗几齐刷刷长出地面，惟有他的试验田的土豆，黄飢蜡瘦，星星几棵，其中一半多没有出土。他随手扒开一墩一看，土埋有半尺厚。“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咳……。”

原来，在栽土豆那天，老高头办事走了，这块土豆是由几个不懂技术的小青年栽的，土培深了，所以没有出齐。

“張二明公”知道了这个事，就冷言冷语地说：“哈哈，老高头的土豆长的真漂亮，秋后你瞧吧，大土豆保证能有二斤重。”

这些讽刺话传到老高头的耳里，他有多么难过啊。说也别扭，就在这时，他老伴的精神病又复发了，一天疯疯颠颠，他除了要照顾老伴外，还要做饭、喂猪、喂鸡、照顾孩子，真是一根肠子八下挂，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这都是些小事，最使他苦恼的还是那块试验田。

四、五月的天气，夜就够短了。虽然他每天东跑西颠，身子很疲乏，可是躺在炕上，仍然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那块试验田，想起了張二明公对他的讽刺，想起了这块试验田一旦不成功，将给实现耕作制度改革、推行其他技术带来障碍。想到这，一阵心酸，眼泪便从眼角滚到枕头上来。

他翻了个身，忽然想起党委书记说的一段话：

“困难是有的，任何一项工作多少都有些困难。问题是怎样看待困难，是向困难屈服呢？还是勇敢起来打倒它。做为一个

共產黨員，應該戰勝一切困難。”

這話象警鐘，又象盞明燈，提醒了他，照亮了他。他決心勇敢起來，戰勝眼前的困難。第二天，他領着幾個社員，把土豆上的復土扒掉，沒有出來的小苗也開始鑽土了，經過他加工喂養，很快撐上了一類苗。

事情總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老高頭克服了這個困難，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困難。比如在給白菜追硫酸時，有些對他搞試驗不滿的人，故意把硫酸撒在菜心上，幾乎把菜燒死了。幸亏社主任發現了，責成他們又裸裸把硫酸用嘴吹在菜根上。

耕作制度革命之花，經過高景胤、蔡主任等人的苦心培植，已結出豐碩之果。他們這塊不到一畝地的試驗田上，已收穫苞米四百四十二斤、白菜八千斤、土豆四百斤。雖然單位面積產量仍不夠高，但是總產量合起來，仍比普通做法，提高產量百分之三十多。

在事實面前，人們才徹底信服這項新技術，就連“張二明公”等人也不得不在事實面前認輸了。

*

*

*

一九五八年是大躍進的一年。躍進的聲浪席卷全國，人人躍進，事事躍進。

長甸河口農業社的科學研究所，就在這種躍進的時刻里誕生了。高景胤擔任了科學研究所的所長，這時他更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了。

在一處三間草房的辦公室里，五六個人圍坐在辦公桌上，這幾個人，從穿戴上看，簡直使你很難相信他們是搞研究工作的。但是不管你信不信，他們到底研究出一些東西來。

今天这个研究会上，支部书记老張也赶来参加。他在会上說：

“現在各項事业都在大跃进，咱們好好研究一下，讓土地也来个大跃进，改变过去一地一收的做法。老高去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土地产量是可以大翻番的。不过，我們搞研究工作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新旧思想斗争，可能还会有人瞧不起我們，說我們是大老粗，是吹牛。那么我們就要好好做个样儿給他們看看，讓他們知道我們这些土专家的本領。”

“对！張支书的話非常正确。我們还接过去的老做法，多咱也不会提高产量的……，不过我去年那块試驗田还有很多缺点，土地沒有充分利用起来，我看在苞米壟上的間隔空間再增加一項作物还是可以的。另外去年的試驗田壟距太寬，株距太‘批’，張二明公說，‘批’田打密籽，我看不然，批大了，不但浪費地，而且庄稼授粉机会又少，长不出好庄稼。根据三作三收的經驗，我看地瓜也可来个三作三收。地瓜是晚熟作物，豌豆、土豆是早熟作物，他們之間互不影响。”高景礼概括地总结了去年試驗田的缺点，又提出一項新的技术。

这一启发，大家的思路开闊了。有的說水稻可以带土豆，有的說花生可以带山药。你一条他一条，反复研究，最后共提出二十几种新耕作方法。

党支部和社管委会，認真研究了他們的意見，認為每条都是可行的，批准他們搞試驗。

夏季，正是各种作物猛生猛长的季节，一場伏雨过后，一片片庄稼长的那么惹人喜爱。人們贊美着今年庄稼长的好，贊美着大跃进所换来的丰收果实，更贊美着科学研究所的二十几种

試驗田。特別是老高頭那塊四作四收的試驗田，分外引人注目。

這幾天，參觀的人群真不少，送走了這一幫，又迎來另一幫。在一次參觀中，人們發現“張二明公”等人也夾雜在人群里，他時時地摸摸苞米秆兒，不住嘴地讚美着。

夕陽西下，晚霞燒紅了半拉天。

我們的話越拉越遠，越說我越感到面前那位淳樸忠厚的老人家，越顯得那麼可愛。臨收工前，我想起我所要了解的一個重要情況，那就是這塊試驗田的價值究竟有多大？老高頭告訴我：從現在莊稼生長情況看，再加強田間管理，估計秋後蔬菜、糧谷，最低畝產可達七萬來斤，一畝地能出兩千多元。接着他又告訴我：農業社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明年準備大搞“四作四收”。他們研究所呢？明年準備進行“五作五收”試驗。

在往家走的路上，高景禮說：

“管委會初步確定了，準備從外地調進來兩萬斤大麥種，根據一地多收的經驗，在明年苞米下種前，收穫一植冬麥。那時，你來到這兒，就能在咱這一向不產麥子的地區，吃到大饅頭了。”

他的聲音那麼動聽，語氣那麼懇切。

1958年8月7日

天台山下养蜂人

拙 笔

亲爱的讀者們，當你們熱情的在田間、車間進行着翻天覆地的生產大躍進的時候，你們想沒想到，在那高聳入雲的天台山下的灌叢林間，有兩個不知疲倦的小伙子，在同你們一樣地進行忘我的勞動呢！這兩個小伙子是誰呢？就是大川頭鄉新豐社養蜂員宮振金和張嘉生。

他們是怎樣的來到了天台山，在天台山又進行了怎樣的工作呢？讓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吧。

失 敗 了

一九五六年初春，社里買進了十五箱黃金蜂，計劃在社里發展一下養蜂副業。這蜂讓誰來養呢？管理委員會找呀，找呀，幾乎把社里每一個社員都扒拉過了，最後社主任把共青團員、高小畢業生宮振金和初中肄業生張嘉生看中了，並找到辦公室說：“社員都說你們兩個能行，社里也信着你們了，你們就來擔當養蜂工作吧！”光榮的信任給兩個小伙子增加了勇氣和力量。他們表示決心說：“我們一定要吃苦耐勞養好蜂，保證秋後給社增加一千元收入。”

辛勤的勞動送走了一九五六年艷麗的春天和炎熱的長夏，合作化後第一個大豐收的秋天來到了。東風傳來了各個戰綫丰

收的喜报，粮食生产、畜牧业、放蚕、各种副业，都获得往年没有过的丰收，可是就是养蜂不知怎么样。社主任向宫振金和張嘉生問了几次情况，他們只是低沉的回答：“还没投箱……”，最后他們不得不以慚怯的心情向社里說了实話：“蜂子只做70多斤蜜，这不但不够蜂子自己冬眠吃的，还得喂四十斤糖。”社里給算了一下这一年整整賠了四百元。

养蜂失败了，各方面的埋怨声听也听不尽，有些社員說：“养这玩艺净是賠錢！”有的說：“他俩根本不帶架，我早看到这一步了。”这时社里对养蜂也失去了信心，对他俩也不象先前那样支持了，他俩心里那个难过劲儿，就不用說了。

一九五七年到了。宫振金和張嘉生在党支部和团支部支持下，又鼓起最大的勇气，仍然担負起养蜂的工作。他們背地向团支部書記于連珠說：“今年我們就是累断腰筋也要把蜂养好，撈回去年的損失。”

可是，事情往往跟人們的願望相反，这一年蜂子又沒做出活，比一九五六年还多賠了一百五十元（共賠了五百五十元）。他俩不知几頓沒吃飯几宿沒睡覺了！这时埋怨的話用車拉也拉不了！有的說：“說他們不帶架不信，看看一年不如一年。”有的說：“明年再养就更完了，快去他的吧！”連賠了二年，社里着实伤了心。年底結賬时社里按包工包产扣了他俩三分之一的工分，并決定一九五八年說什么也不养这賠錢的蜂子了。几天后，社里开始張罗往外卖蜂子了。宫振金和張嘉生，这时的心里真說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們滿心还想再試一年，給社撈回头两年的損失。可是，一想一連失敗了二年，給社里賠了那么多的錢，还有什么臉去表白心意呢！况且社里卖蜂子的决心已經下定了。